

中外名人傳

(七十九)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六十頁)

劉慕曾 (一九〇三—一九五七)

貴州省綏陽及遵義縣縣長
 湖北省政府主任秘書
 後勤總司令部秘書處處長
 國防部軍法司司長
 東北行轅辦公廳副主任
 遼寧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
 台灣省政府主任秘書
 行政院參事兼機要室主任並兼第五組
 組長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

仰慕前賢少有大志

劉慕曾，出生於一九〇三年農曆二月十三日，原名先榮，字護安，又號護齋。及為學，仰鄉賢曾文正公之德業，遂改名

慕曾。世居湖南省湘潭縣之龍華鄉，孝悌力田，耕讀傳家，他幼即奮發勤學，於卒業長沙師範後，即興學育才，創辦普安小學，自任校長。適湖南實行聯省自治，年僅十八歲即被推舉為縣議員，雖讜論所及，對地方興革，多所建白，終以鴻鵠志遠，無意久羈鄉里。乃子身赴滬，入南海康有為先生門下，奮發蹈厲，學業大進，深獲康氏嘉許，鼓勵其考入湖南公立法政專科學校，攻習法律，蔚為國家未來效命。

治理縣政績效輝煌

一九二九年，同鄉劉千俊出任安徽含山縣長，邀他佐治縣政，以後劉千俊歷任皖之全椒，贛之南豐，南城等縣縣長，他均相隨擊佐。由於表現優異，他於一九三六年亦奉派為貴州綏陽縣長，該縣地處邊

陲，土匪滋擾，他採用剿撫兼施政策，不一載，數百人棄盜歸良。僅有頑匪一股，惡性難馴，他決定予以清剿，一日，親率保安隊兩排約六十人，進擊股匪盤據地，不料是晚宿營，竟為匪眾三百餘人所包圍，情勢危殆，劉慕曾從容部署防守後，單身冒險化裝突出重圍，另調援軍，內外夾擊，大獲全勝，斃匪數十人，生俘百餘人，餘眾潰散，自此境內安堵，縣民莫不感恩稱頌。第二年——一九三七年六月，他改任遵義縣長，遵義為黔北重鎮，不久抗戰軍興，各項施政，尤須配合戰時需要，劉慕曾在任內，無論開闢公路，架設電話，推行役政，建築軍用機場，代購軍馬，收購軍糧等項，均能同時並舉。至於清剿土匪，禁絕鴉片，制裁奸宄土劣，安定後方治安，尤著績效。而當時內地各機關、學

校、工廠及難民西遷者日益眾多，在在皆需縣府協助安置，他一一妥善處理，井然有序。由是庶政一新，廉能之聲，口碑載道，後來調職離任，縣民夾道恭送，為遵義空前未有之盛況。

陳誠慕名延其入幕

一九三八年，陳（誠）辭修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兼湖北省主席，聞劉慕曾才能卓越，邀他至湖北恩施，擔任省政府主任秘書，陳、劉之間素無淵源，今竟獲此殊遇，賦予要職，無異昇以腹

心。劉慕曾感恩懷德之餘，自此矢志追隨效命盡瘁從公，以報知遇。因此陳辭修每有職務調動，必攜劉同往，用資倚重。一九四四年陳辭修調長軍政部長，派劉為文書科長，旋以部長兼任後勤總司令，即調派劉為總司令部秘書處長，由於當時後勤總部屬軍政部監督指揮，劉之擔任此職，實具有溝通協調作用，而劉亦不負期許，舉凡各項業務之推動，皆能圓滿達成使命。

執掌軍法彰顯綱紀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還都南京，陳辭修調任國防部參謀總長，劉慕曾

受命擔任國防部軍法司長。在任內，曾有一位省主席，因案交付軍法偵查，這位省主席親自奔走都下，希求倖免，一日攜整箱鉅額現鈔，至南京羊皮巷劉慕曾的宿舍，他拒絕接見，並促守衛將原物交其攜走，且告稱再如此即連人帶物扣押法辦，某主席大慚，抱頭而去。又有漢奸齊某，託人向他關說，許以重金，藉圖減刑，再三懇求，均遭嚴拒，以致與此友人失歡。

一九四七年，上海京都戲院發生憲警互毆事件，雙方長官處置不當，風波釀大，劉慕曾以軍法司長身分奉令前往處理，經他傳訊雙方查明經過，認為係誤會引起，乃予以婉言勸導，卒告和解，未動用法律，而使憲警團結，軍譽得以保持，有此圓滿結果，不僅充分展現其辦事能力，抑且備受長官稱讚。

遠調東北幾陷危城

未幾，陳辭修奉命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乃派劉慕曾為行轅辦公廳副主任兼行轅政務委員會辦公廳主任，翌年（一九四八）轉任遼寧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斯時，共軍已佔據東北大部分地區，我軍侷促於都市據點，不久，共軍逼近省府所在地瀋

陽近郊，槍炮聲徹夜不斷，各機關員工眷屬，早已撤離，但劉慕曾以職責所在，未敢擅離，並準備以身殉國，適有駐瀋陽空軍司令吳順明來訪，堅邀他同搭最後軍機離瀋，因而倖脫虎口，平安抵達北平。時陳辭修已患胃病在滬就醫，劉慕曾乃由北平轉赴上海與其會合，為時未幾即相隨同來台灣。

入幕省府協和地方

一九四九年，大陸局勢逆轉，國共和談破裂，中央政府決定播遷台灣，先總統蔣中正乃於引退之前，特派陳辭修為台灣省政府主席，陳氏臨危授命，於是派劉慕曾為省府主任秘書，藉資倚畀。當時台灣民生凋敝，百廢待舉，因此省府一切施政，無一不以撫輯流亡，安定人民生活，解決民間疾苦為著眼。在此前提之下，必須勤求民隱，瞭解人民意向，於是劉慕曾除擔任主任秘書分內工作外，並兼有聯繫地方士紳，聽取施政意見之使命，因此與本省具有聲望之人士，如李建興、黃朝琴、陳逢源、賴森林、許金德、顏欽賢等，均交往密切，彼此間建立深厚友情，並隨時將彼等所提意見轉報，多獲嘉納，由此奠

立良好溝通基礎。之後彼等均膺選為省議員，對於推行「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以及耕者有其田等重大政策，皆能充分支持，無所阻礙。

進身政院參與密勿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先總統蔣中正，在台復行視事，特任陳辭修為政府遷台後首任行政院長，陳氏乃派劉慕曾為政院參事兼機要室主任及第五組組長，由於陳氏位居閣揆，綜縮全國行政，機要工作自屬重要，人事配屬力求堅強。當時被遴派服務於機要室者，如李漁叔、王壯為、張銑、方子丹、李汝和、施金墾等，其對於公文書及行政事務之處理，均具豐富經驗，堪稱一時之選。此外政府為恢宏民主憲政之實施，對於播遷來台之中央民意代表，如立、監委員、國大代表等，均歷經顛沛流離，備嘗艱苦，抵台後，多半身無長物，需要由行政院設法安置照顧，此一工作責成劉慕曾及郭驥兩人負責聯繫辦理，在政府全力支援協助下，使上述三國會機構迅速覓定辦公地址，順利恢復正常運作。因為有此妥善措施，乃能於一九五四年二月依據我國憲法在台舉行第一屆國民大會

第二次會議選出第二任總統、副總統，奠定長治久安之民主憲政基礎。

積勞成疾資志以終

陳辭修於當選副總統後即辭卸行政院長職務，劉慕曾則因多年公務積勞，耗精費神，導致肝疾，無法再膺艱巨，於是轉任為台灣銀行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俾便安心靜養。終以病勢轉劇，住進中心診所，經診斷為肝硬化症，且已病入膏肓，醫群束手，不幸於一九五七年一月廿一日逝世，享年五十四歲，天不永年，竟使哲人事業未竟，賚志以終，曷勝悼惜。

明德有後桂馥蘭芬

劉慕曾服務公職數十年不惟不善居積，抑且從不攜眷偕行，人有以此相詢，他的答覆：「公務員調動頻繁，攜眷受累，無着則生活簡化，庶免因私害公，同時父母年老，必須留籍照顧，以代人子克盡孝道。」在當時官場能持此觀點，公而忘私者，尚屬少見。所幸其子女中，除次子在原籍侍母外，長子劉賢甫，幼女劉月英，均先後來台。劉賢甫於大夏大學經濟系畢業後，歷任台灣省外貿審議小組專員，行

政院外貿審議委員會副科長及專案輸入審核組副組長兼科長，由於表現優異，深獲主管尹仲容及徐柏園之激賞，旋改任台灣省物資局主任秘書，中國石油公司材料處長及行政院國軍官兵輔導會液化石油氣供應處長。公職退休後，分別擔任欣嘉石油氣公司及中成鋼鐵公司董事長，貢獻良多，事業有成。育有子女各二，兩人留學美國，兩人大學畢業，均已成家立業，各有所成。其女劉月英適婿宋立民，為閩省望族，其祖父宋淵源係革命元勳，曾任同盟會福建支部長，國民政府委員，清望懋著。宋立民畢業海軍官校暨淡江大學，曾任職海軍，並外調行政院服務，經辦外交僑務工作，與旅菲僑領陳永裁交誼深厚，特請宋君擔任菲律賓航空公司高級顧問，負責台灣地區菲航業務之發展，近年來台菲航權爭議，宋君居中協調，對台菲航運之恢復具有卓越貢獻，堪稱一門俊彥。

猶憶一九六七年劉慕曾逝世十週年紀念時，台灣省議會副議長許金德曾作誄詞以為悼念，此文堪稱為劉慕曾畢生立身行事之寫照，茲特抄錄於後，以作本傳之結語：

貞白貴立身，謙沖見行事，翊贊侍辦公，

敏瞻資侍昇，省政展猷爲，密勿膺報寄，中樞敷善政，宵旰恒與議，名位淡無爭，功成身亦瘁，佳兒自象賢，執禮敦世誼，風木十年間，孝思永不匱，屋梁悵落月，無盡瞻懷意。（史致年提供）

胡筭（一九三五—一九九九）

約旦國王

祖父遇刺他挨子彈

胡筭（Ibn Talal Hussein），中東回教約旦國王，一生充滿傳奇，少年嗣位，曾經歷十次暗殺，均能大難不死。四次娶妻，婚姻多彩多姿。處身政治複雜的中東，他曾與以色列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兩面作戰，數度戰敗，痛失領土，最後卒能收回，顯示他有不凡的政治才能。

中外名人傳（九十七）

胡筭生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當時其父塔拉爾（Talal）為皇太子，國王則為他的祖父阿布拉都拉（Hussein），兒童及青少年時期，胡筭被送往英國讀書，先就讀於英國哈羅（Harrow）學校，後來畢業於英國桑德赫斯特（Sandhurst）皇家軍官學校。一九五一年他的祖父阿布拉都拉

王被刺身亡，其父塔拉爾繼位，他被立為皇太子。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一日其父因心臟病退位，由胡筭嗣位，於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加冕，成為約旦國王，年僅十七歲。

一九五一年夏，實足年齡僅十五歲的胡筭遭遇首次暗殺，不過那次暗殺的對象不是他，而是他的祖父阿布拉都拉國王，他遭池魚之殃，卻險些喪命。五十年代，中東動盪不安，暴力頻仍，駐約旦的英國官員，一再警告國王阿布拉都拉不要輕易外出，尤其不要到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去祈禱。但信奉阿拉的阿布拉都拉相信阿拉伯古訓：「死生有命，在劫難逃」。這年七月，老國王決定不理警告，執意往訪聖城耶路撒冷。

臨行前，氣氛已不正常，美國大使求見，懇切勸他改變行程。但阿布拉都拉已打定主意：「如果死是天命，我只有服從主的意志。」但隨從人員不願與國王生死與共，許多人紛紛以各種理由拒與同行。悲涼之感緊緊地籠罩著老國王的心頭。就在出發前一天的晚上，阿布拉都拉突然把自己的孫兒胡筭召去，以沉重的語調對他說：「你知道，我叫很多人明天跟我一起去聖城。但奇怪的是，大部分人都去不願去。看

來他們是怕某種事情發生。我一生中從未聽到過如此荒唐的拖辭。」國王沉思了一會兒，接著又以探詢的口吻說：「你願意跟我去嗎？孩子。」在原定的隨行名單中並沒有胡筭，聽了祖父的話，胡筭毫不猶豫地回答：「非常榮幸，陛下。我的生命與您的生命相比，是毫無價值的。」於是他就成了國王這次旅行的正式隨員。

七月二十日（星期五），天氣炎熱。這天清晨，祖孫兩人都起得很早，他們先去那不勒斯拜訪幾位朋友，然後去阿克薩清真寺作祈禱。在共進早點時，阿布拉都拉盯著胡筭，突然提出了一個奇怪問題：「你為什麼不穿軍裝？」老國王在穿著上一向隨便，也從未對周圍人進行過干涉，再說去聖城沒有任何理由必定要穿軍裝。胡筭雖然疑惑不解，但他還是順從了祖父的要求。其實，胡筭只有一套軍裝，此時正在安曼清洗，他二話不說，趕緊派人火速取回換上，為此還耽擱了動身的時間。

就在阿布拉都拉一行步入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的大門，迎候的老教長準備親吻國王的手時，一個手持左輪手槍的青年從一扇大門後面衝出來，槍口對準著阿布拉都拉的右耳，一陣刺耳的響聲，青煙從烏黑

的槍口裏冒了出來，國王應聲倒在血泊中。站在一旁的胡笙並沒有被突如其來的槍聲驚呆，而是以敏捷的身手，奮不顧身地向兇手猛追過去，衛隊也跟了上來。一片混亂之中，兇手發現無路可逃，轉身將槍口對準緊追而來的胡笙，兩眼露出兇光，再次開槍，子彈朝胡笙的胸口飛來，他被擊中，踉蹌著向後搖晃了一下。他下意識以為自己死了。然而，奇蹟在這一瞬間發生了，原來他緊急換上的軍裝，胸前別著一枚質地堅固的徽章，子彈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徽章上，立刻給彈了出去。有驚無險，大難不死，祖父臨時讓他換上的這套軍裝，把他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赴宴途中槍聲突襲

這是胡笙登上王位一年多前的事。當上約旦國王，胡笙採取親西方的政策，也和近鄰的回教兄弟國伊拉克保持密切關係。一九五五年由美、英、法等國支持，以土耳其及伊拉克為首而簽訂的「巴格達協定」，因約旦首都安曼曾多次發生反西方暴動而被排除在外，使年輕的胡笙首遭挫折，於是他於一九五六年不得不下令解除英國駐約旦最高軍事指揮官格拉布將軍的

職務。一九五四年夏，胡笙國王遭到首次針對他個人的暗殺陰謀，一天晚上，他前往傑拉什出席一項晚宴，宴後，他的車隊在返回安曼途中，在繞過一個荒涼的山區拐角時，遇到伏擊。那時他和他的舅父謝里夫·納賽爾坐的是同一款式的汽車，舅父的汽車行駛在前面，一車手持槍的歹徒，以猛烈的射擊，將謝里夫·納賽爾的坐車打得栽進了路邊的溝裏。胡笙見狀，猛地剎住了自己的汽車。一陣亂槍之後，兇手們以為目的已達，駕車疾駛而去。胡笙舅父的汽車被打了許多窟窿，他本人的坐車也挨了不少子彈，慶幸的是，命運之神卻讓他們兩人安全無恙。

胡笙力求外交突破，一九五八年二月他和伊拉克結成阿拉伯聯盟，五個月後，駐伊拉克代表他的表兄費塞爾(費)親王突被暗殺，導致聯盟破局，亦使他體認到在亂局中求生有時必須採取激烈的手段。為尋求外援及支助，胡笙於一九五九年年來台灣訪問，尋求日趨繁榮的中華民國給予有力支援。胡笙在台曾會見老總統蔣中正，並與兼行政院長陳誠會談合作，種下中約親密的邦誼，維持數十年，迄今不變。

一九六〇年初秋，胡笙再度遭到暗殺，八月廿九日深夜，胡笙因身體不適，在一處莊園中休息，突接到一個告急電話，電話中傳來悲泣的聲音，告訴他首相辦公室被炸，首相哈扎·馬賈利遇害身亡。放下電話後，他急不可待地跳上汽車，腰插手槍，帶著兩名衛兵，向出事地點疾駛而去。當汽車駛近安曼郊區時，迎面一輛汽車擋住了去路，裏面走下了國防大臣，接著又是一輛汽車，載著武裝部隊的司令。他們將國王攔住，告訴他，首相府的半座樓房已被炸毀，哈扎·馬賈利首相被壓在天花板底。他們還苦苦地勸道：「陛下，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讓您繼續前進。您什麼也不需要，一切事情都處理完了。在這種情況下您去安曼，是非常危險的。」他們建議國王立即回王宮去，以避免意外。

果然不出所料，在第一次爆炸後不到一小時，首相辦公室發生了同樣劇烈的第二次爆炸，造成更為慘烈的場面，許多正在現場指揮的政府領導人和搶救人員喪生。有人分析，這次連續爆炸完全是衝著胡笙而來的。首相哈扎·馬賈利是胡笙的密友，兇手估計他聞訊後必定親赴現場，這第二次爆炸就可以結束他的性命。不料，

他再次從死神手裏掙脫了出來。

滴鼻劑遭掉包謀殺

胡笙的敵人還不時變換著手段，處心積慮地要把他送上死路。滴鼻劑一案也是夠驚險的。

胡笙從小即患鼻竇炎，每遇疲勞過度或氣候變化，都會發作，只好用滴鼻劑來解除痛苦。有一次，他配了一瓶滴鼻劑，放在臥室的沐浴間，想用時即由身邊的隨從人員取來，那人不小心中，溢出幾滴，滴在浴缸上立刻冒出了白煙，那人十分驚異，把情況告訴胡笙，他把整瓶藥水倒入浴缸，頓時吱吱作響，白煙沸騰，經過化學檢驗，證實藥水已被調包，裝進去的是一種毒性猛烈的化學藥水，是誰幹了這一手，事後也未查出，不了了之。

酷愛飛行不惜冒險

胡笙有許多愛好，賽車、颯摩托車、射擊、騎馬等，尤其他最熱中的活動卻是飛行，更具危險性。早自少年時代胡笙即喜歡搜集飛機圖片和模型，圖片整整齊齊的貼了好幾大本。後來做了國王，就矢志要學飛行，他母親澤陽太后力阻，大臣們

苦勸都無效，他還是聘了英國空軍軍官喬治·達格利當了他的飛行教授。

第一次上飛行課，達格利駕著奧斯特式小飛機，帶著胡笙升空。這位技術高超的飛行官，做了各種盤旋、轉彎、翻跟斗等高難度動作，有幾次還在空中突然關閉發動機，造成驚險場面。整整一個小時，把胡笙折騰得頭暈、噁心、想吐，當飛行課結束，他踉踉跄跄地走下飛機時，像生了一場大病。達格利想嚇退胡笙學習駕駛飛機的念頭，但他毫不動搖，堅持第二天下午繼續飛行。僅僅用了一個多月時間，他就學會了單獨操縱飛機，但約旦政府作出決定，不准國王單獨飛行。

這道禁令還是被胡笙魯莽行動衝破了。有一天，他到飛機場去，正巧遇上了一架飛機著陸失敗，出了點小事故，機場上的人員都為此忙碌著，沒有注意到他的到來。他乘人不注意時，悄悄地鑽進了自己的座機，開動了發動機，飛到了空中。機場上所有的人都被國王的魯莽行動嚇呆了，他們跑到指揮塔，恐慌萬狀，眼巴巴地盯著天空，無可奈何。

還有一次，胡笙與他的飛行教官達格利偶而談起了塞浦路斯。當時，塞島上的

希臘人和土耳其人正鬧糾紛。達格利很熟悉塞浦路斯的風土人情，津津樂道地講起塞浦路斯的萊德拉宮飯店的牛排味道如何鮮美。話音剛落，胡笙就拉著達格利的手說：「你說牛排好，咱們這就去吃！」還沒等達格利反應過來，他們已經上了鴿式飛機，向塞浦路斯的方向飛去。他倆在萊德拉宮飯店，隱瞞了身分，吃了兩客極其美味的牛排，又飛了回來。

胡笙酷愛飛行，他常說：「只有在空中最自在，可以忘記當國王的一切煩惱」。

中東戰爭兩面對敵

胡笙領導的約旦，在美國穩定的軍經援助下，軍經建設突飛猛晉，他的軍隊經英美軍官協助訓練，迅速現代化，成為中東的一支勁旅，可惜在一九六七年的中東以阿戰爭中，約旦還是吃了敗仗，這一敗不但喪失了約旦西岸廣大的領土，還有大批巴勒斯坦難民及解放組織的游擊隊湧進了約旦，巴解游擊隊以約旦為基地，時常偷襲以色列軍，導致一九七〇年以軍的大舉入侵，幾乎瓦解了約軍控制國家的能力。胡笙被逼於一九七一年將巴解游擊隊全數趕出約旦，以後的幾年他面臨許多難題

，包括經濟衰退、軍力不足，為了重振旗鼓，胡笙限制軍隊不與以軍衝突，修補與巴解之間的裂痕，靠攏沙烏地阿拉伯及埃及等回教陣營，爭取經援，更與英美建立親密關係，卒於一九八八年靠美國協助，藉談判收回失去的約旦河西岸領土。

胡笙於一九九七年檢查出癌症，曾赴美治療，一度略有起色，後來逐漸惡化，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病逝，年僅六十四歲。

四次娶妻多彩多姿

胡笙一生結婚四次，首次婚姻是一九五五年娶埃及公主哈米德（Dina Abdel-Hamid）為妻，但一九五七年即以離婚告結束。

第二次婚姻是在一九六一年，娶英國出生的加德納（Antoinette Gardiner）即穆納公主（Princess Muna）為妻，但一九七二年仍以離婚收場。一九七二年與約旦人陶坎（Alia Toukan）結婚，但其妻卻於一九七七年空難喪失。一九七八年與美國人哈拉琵（Elizabeth Halaby）結婚，即其遺孀諾爾皇后（Queen Noor）。他的妻子們為他生了不少子嗣。（丁慰慈撰）

狄托（一八九二—一九八〇）

南斯拉夫聯邦總統

遭俄俘虜變成共黨

狄托（Josip Broz Tito），共產黨當政時期的南斯拉夫聯邦總統，當時南斯拉夫雖是共產陣營的一員，但他有自己的主張，不隨俄共首腦起舞，遭到莫斯科強大的壓力，但不屈服，俄共頭目敢揮軍捷克及匈牙利，阻止兩國當政者向西方傾斜，但卻不敢對狄托輕舉妄動。不過，狄托的政治生涯，相當坎坷，多災多難，他坐過黑牢，作戰多次受傷，大半出生入死，但憑其個人威望，維繫南斯拉夫境內不同種族的攜手合作。狄托去世，南斯拉夫立即分崩離析，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科索伏人，各自擁兵自重，互相攻伐，以致血腥遍地，民不聊生。

狄托於一八九二年生於奧匈聯邦克羅埃西亞（Croatia）的庫姆魯維克（Kumrovec），父為鐵匠，母為斯拉夫人。青年時期從軍，初任奧地利軍的基層軍官。一九一四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因負傷成了

俄軍俘虜，俄國十月革命時，變成布爾什維克黨的信徒，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狄托赴俄國京城彼得堡，途中遇到震撼世界的俄共「十月革命」，他目睹武裝的赤衛隊員，臂戴紅袖標幟，在火車站及鐵路各線車廂內搜查帝俄政府的支持者，他也曾被查問，但這些青年赤衛隊員待人親切，態度誠懇熱情，狄托在感情上不自覺的站在他們一邊，到了鄂木斯克，他就下了火車，到赤衛隊總部要求加入，從此參加了波蘭、羅馬尼亞、捷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人共同組成的赤衛隊國際縱隊，當時狄托大病初癒，身體虛弱，他的連隊沒有被派往前線作戰，而是在鄂木斯克站崗。不久，捷克兵團在開赴西線的途中發生兵變，轉而支持白軍，和高爾察克的軍隊結合在一起，將赤衛隊國際縱隊擊潰。狄托倉皇出逃，躲到附近三十五英里以外的一個村子裡。這個村裡的居民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吉爾吉斯人，過著半游牧的生活。首領伊薩牙，家裡擁有一座磨坊，狄托就成了他家磨坊的機匠。伊薩牙喜歡這位聰明能幹、性格剛毅的南斯拉夫青年，常常帶著狄托外出，並馬圍獵，還特意替他買了一匹母馬，供他使用。時間長了，共同的生活

，使他們之間的感情更深了，伊薩牙看上了狄托，滿懷盛情地要將愛女許配給他，讓他成為自己的乘龍快婿。對於首領的這一番好意，狄托婉言謝絕，因為在他心中已經有了一位意中人，芳名叫別洛烏索娃，是他在鄂木斯克逗留期間結識的一位當地人。別洛烏索娃還是他的救命恩人，在捷克軍團叛亂時，曾冒生命危險，將他藏在自已家中，才使狄托躲過了敵人的搜捕，脫離了險境。這兩年以來，女郎高高的身影和那雙像湖水般清澈透明的藍眼睛，伴隨著他度過了無數個晝夜。

女救星成首任妻子

一九一九年秋，紅軍戰勝白軍，局勢轉好，狄托謝卻伊薩牙的一再挽留，離開吉爾吉斯人的村落，回到鄂木斯克，和他朝思暮想的戀人別洛烏索娃結婚，這時他已是正式的布爾什維克黨黨員。翌年初，他攜新婚妻子返回家鄉克羅埃西亞的庫姆魯維克，暗中組織被當地政府視為非法的共產黨組織，其妻別洛烏索娃和他同信仰共產主義，夫妻共同為發展共產組織而努力，生活驚險刺激，他們連續生了三個孩子，可惜只活了一個男孩，取名扎爾科。

一九二八年八月，狄托因從事反政府活動和宣揚共產主義，早在政府監視之中，當地警察設計了一個陷阱，製造了一個炸彈案，警方在他家裡搜出炸彈，將他逮捕，判刑五年。狄托坐牢以後，其妻別洛烏索娃帶著孩子離開了他，回到蘇俄，另嫁他人。

清黨成南共總書記

一九三四年，狄托出獄，化名亞里亞斯(Atias)前往莫斯科，投身到共產國際工作，一九三六年他又被送回南斯拉夫，負責在共黨組織內清黨，剷除思想不穩分子。一九三七年他成為南共總書記，奉行共產國際的政策和目標，批評南國其他國家主義者，要求南斯拉夫成為獨立國。是年春天，狄托因從事地下活動，結識女大學生赫爾塔·哈斯，她是斯洛文尼亞馬里博爾大學學生，衣著整潔，儀態美麗，體態勻稱、性情溫柔、內向，也是一位忠誠的南共地下黨員。赫爾塔愛慕狄托的才幹和堅毅的品格，他倆很快結合。不久兒子亞歷山大降生了。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烽火瀰漫著整個歐洲，殘酷的戰爭環境將他倆隔絕開來，不久，赫爾塔遭到敵

人逮捕，被關進了集中營，與南共失去了聯繫。

率游擊隊驅逐德軍

一九四一年，納粹德國攻入南斯拉夫及蘇俄境內，狄托呼籲各民族和政黨「像個男人般地站起來」對抗侵略者；他的游擊隊在幾個月內便解放了半個南斯拉夫。英國支持的「赤特尼克」最初也反抗德國人，但是很快就把主要注意力轉至游擊隊身上，儘管傷亡慘重且缺乏外援，狄托的部隊仍然繼續戰鬥，並至一九四三年九月擴張到二十五萬人。

南斯拉夫游擊隊在一九四三年由抵抗轉向革命。同年初，在躲過軸心國三次以「最後肅清」為目標之攻擊的第一回後，他的游擊隊開始將焦點擺在擊敗由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組成的「赤特尼克」（正式名稱為南斯拉夫祖國軍）上，該支軍隊由德拉戈爾加布·米哈伊洛維奇率領。因在義大利垮台而使南斯拉夫德里亞海岸大部分地區落入游擊隊之手後，他們在十一月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同時禁止赤特尼克的支持者彼得國王從流放的狀態下返國；狄托則變成了元帥兼國家元首。

於此同時，英國首相邱吉爾派了一個委員會到南斯拉夫調查「誰殲滅最多的德國人」；在獲得解答後，英國轉而支持狄托。其餘盟國在十二月的德黑蘭會議後也隨之跟進。游擊隊繼一九四四年六月粉碎了納粹最後的攻勢後，更藉由次年五月一次游擊隊和蘇聯的聯合行動將佔領者完全驅逐出去。

英國支持的「赤特尼克」軍隊，曾與納粹合作，其領袖米哈伊洛維奇，於一九四六年被處死。

烽火鴛鴦三度再婚

在與納粹作戰期間，狄托完全忘記了他被關入集中營的妻子赫爾塔，而愛上另一位女大學生達沃爾揚卡·帕烏諾維奇，化名茲登卡，她由貝爾格萊德被送往薩勒布，參加秘密無線電台訓練，狄托經常出入這個秘電訓練班，因而結識，其實茲登卡在貝爾格萊德有一位男友，也是位大學生和共產黨員。但茲登卡深深地愛上了狄托，狄托也與她，形影不離，「有情人終成眷屬」，茲登卡成了狄托的伴侶和戰時秘書，跟著他轉戰南北。在森林和山洞裡，在農民的房舍裡，在斷了炊糧和面臨著

死神的威脅面前，他倆情意綿綿，度過了一段令人陶醉的日子。

茲登卡她身材修長，體態逗人，有一雙閃閃發光的黑色大眼睛，加上她感情熾熱，很能讓異性動心。他們同居後，受盡納粹嚴刑拷打的赫爾塔，由組織營救出集中營，當她拖著虛弱的身體回到游擊基地後，發現丈夫已另結新歡，她的憤怒和失望不言而喻，她悄然離開了狄托，二次大戰後，另覓歸宿。後來赫爾塔六十歲時，作為國家元首的狄托，曾欲頒授這位老戰友一枚勳章，但她拒絕接受，她的心一直在暗中流血。狄托的第三任妻子茲登卡，後來得了肺炎，送往蘇俄醫治，於一九四六年病逝。

狄托原本是史大林忠實的追隨者，但當蘇俄當政者對他若干政策有所批評時，他反唇相譏，於是南斯拉夫共產黨於一九四八年被趕出共產國際，此時狄托只能由屈服及獨立兩條路中選擇其一，結果他選擇了獨立，同時宣布採行「馬克思人道主義」(Marxist Humanism)，把黨的權力釋放給政府，運用工人自行管理的概念，推行經濟自由化，實行共和式的國家主義，狄托成了共產世界的「獨行俠」。一九六

○年代，南斯拉夫和埃及及一些非洲新興國家，組成「不結盟」陣營，獨立於美俄兩大集團之外，宣稱在冷戰中保持中立。

一九五二年，狄托第四次結婚，迎娶比他年輕三十餘歲的塞爾維亞女郎約婉卡·布迪薩夫列維奇，(Juvenska Budisavljevic) 她有嫵媚的容貌和儀態，是從利卡第六師挑選到最高統帥部工作的，長期是狄托身邊一名默默無聞的工作人員，擔任警衛和隨從，照料狄托的工作和生活。約婉卡工作勤懇，不辭辛勞，忠於職守。不少個夜晚，只要狄托還在和人談話、研究或批閱文件，她就和警衛一起坐在過道裡守候著，直到狄托就寢時為止。她的勤奮工作，有時還會遭來誤解和妒忌，約婉卡無聲地忍受著。一九五一年春，狄托患了急性膽囊炎，經醫生們診治，發現胰腺已受感染，病勢不輕。為了防止病情惡化，決定立即動手術。在狄托手術和手術後的護理過程中，忠誠熱情的約婉卡日夜守候在病榻旁，表現出女性的耐心和溫柔，使狄托深為感動。多年來的朝夕相處，他們已培植起不尋常的友誼，這一次大病竟成了無聲的紅娘，使友情得到了昇華，一九五二年新年，他們宣布結婚，婚後，狄托當

選南斯拉夫總統，這對老夫少妻，恩愛渡過廿幾個年頭，於一九八〇年代分居，據說肇因是少妻干預政務，這是狄托最不能忍受的。

晚年自立終身總統

一九五五年，狄托基於南斯拉夫國家利益和改善國際處境，開始與莫斯科有限度的修好，但蘇俄頭目企圖影響或宰制東歐諸國的企圖，他仍強烈反對。他支持蘇俄對抗西方，但指摘蘇俄於一九五六年入侵匈牙利及一九五八年入侵捷克，譴責蘇俄介入阿富汗內戰和企圖影響中共及阿爾巴尼亞。同時在經濟方面和蘇俄推動的共產世界分道揚鑣。一九六三年，狄托以總統身兼總理，一九七三年再自立為終身總統，六年後，臥病一年餘的狄托，於一九八〇年病逝，年高八十九歲。（劉先軍撰）

王公瓊 (一九〇三—一九八三)

海星月刊創辦人

軍事委員長侍從室督導委員

連雲市國民大會代表

讀書北大創辦雜誌

王公瓊，原名王宗璠，字公瓊，以字行，江蘇連雲人，一九〇三年農曆正月初一日生於海州（連雲市）雲台山麓（連雲市墟溝鎮），該地依山面海，風景秀麗，王家世代居於斯地，其父王慕陳，經商有成，家境富裕，且胸懷仁慈，憐貧恤困，樂善好施，在桑梓頗有人望。王公瓊受父鍾愛，督教甚嚴，六歲啟蒙，入學塾誦讀四書五經，古典詩詞，奠定良好的國學基礎，詩文書法，在青少年時代即頗受讚賞。

一九一七年冬，江蘇省政府在東海縣城創立省立第十一中學，由同盟會革命先進，豐縣宿儒丁蔭東任校長，王公瓊進入該校第一屆春季班就讀，於一九二一年以第一名畢業，同年秋考進北京大學英語系學習，廣泛吸收近代新知，而當時的北大校長王正廷為早期的留美博士，知名外交家，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王公瓊在校頗為活躍，獨力創辦「海星月刊」，介紹現代思潮，以文會友，結交志同道合的同學。於接觸孫中山先生著作後，服膺三民主義，認係救世良方，乃加入中國國民黨，矢

志為強國救民而努力。

學生時代，王公瓊即積極參與黨務活動，實踐革命，在校秘密聯絡同志，發展組織，當時和他一起努力的北大同學有劉季洪、蕭一山、李壽雍、左潞生及女生張鳳齋（劉季洪夫人）、丁少蘭等人，丁少蘭係他的母校江蘇省立十一中校長丁蔭東之女，北京女師大畢業，後來成了他的夫人。

敵後秘密發展黨務

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掃蕩軍閥，底定江淮，王公瓊與李壽雍奉派至江蘇省黨部工作，乃由天津乘輪南下，至南京報到，王公瓊被派為蘇北豐縣黨部特派員，豐縣與連雲同為舊徐州府轄下，他算回到了故鄉。當時蘇北尚未全面光復，直魯軍閥時有反撲，但王公瓊仍秘密潛赴縣境活動，與同志王子蘭、遼劍華、黃體潤等連絡同志，擴大組織。後來直魯軍大舉，撲向南京，豐縣再淪入敵手，他和王子蘭、遼劍華潛伏在豐、沛縣鄉間，晝伏夜出活動了三個多月，於是年冬天，化裝為商販，北上濟南，取道青島轉返南京。沿途備嘗艱辛，屢遭厄難，化險如夷，抵

南京時，龍潭之役甫告結束，直魯軍閥潰退。王公瓚乃至省黨部報告工作概況，旋由江蘇省府明令發表為豐縣縣長，為配合革命軍北進，他未及休息，立即就道赴任。於一九二八年元月就職，立即展開工作，運用黨政兩大系統，首先消除土匪盜賊，安定民生，繼而治理水患，恢復生產，創辦鄉鎮合作社，振興農村經濟，提倡教育，掃除文盲，政績立竿見影。

擔任縣長保境安民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西北軍馮玉祥舊部石友三軍叛變，陳兵浦口，威脅首都南京，蘇北地區又為軍閥盤據，王公瓚於大風雪之夜被迫離開任所，致電省府辭職。但省府調他出任臨近的蕭縣縣長，當時縣境盜賊如毛，田園荒蕪，民不聊生，王公瓚剿撫兼施，剷除匪盜，安民保境，卓著政績，一九三三年春，以績優調任銅山縣縣長，境內包含徐州市區，該地位居蘇魯豫皖要衝，隴海、津浦鐵路交通樞紐，斯時又逢天下大雨數月，黃河氾濫，洪水為災，他督導吏民，冒雨搶修河堤，百姓齊力，終平水患。一九三五年升任江蘇省第三區（松江）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

轄區各縣，為上海之衛星都市，施政以支援軍事及經濟動員為前題。當時，日寇謀我日亟，上海近海及近郊敵蹤處處，戰雲密布，情勢已很緊張，他編組民眾，訓練民兵，保境安民，致力對日作戰的準備。

夫婦國代傳為佳話

一九三七年，抗戰全面展開，上海淞滬戰役，他動用民眾，支援戰鬥，出力不少。同年冬，京滬淪入敵手，江蘇省政府北遷淮陰，王公瓚奉調為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蘇省代主席為韓德勳）。一九三八年春，他被擢升為省府秘書長，運籌帷幄，奮戰於敵偽與中共紅軍之間，日夜不懈，斯時蘇北已進入全面戰爭狀態，必須組織地方武裝，配合整體作戰。一九三九年三月，他又調任民政廳長，兼徐海行政公署主任，負責協調黨政軍民，以支持長期抗戰，直至一九四四年初，辭卸本兼各職，冒險偷渡日寇封鎖，越過長江抵江南行署，轉赴陪都重慶，擔任軍事委員長侍從室督導委員，追隨主任陳果夫。一九四五年元月，江蘇省政府改組，王懋功將軍接任省主席，省府各廳處縮編為政務、軍事及總務三廳，採取戰地黨政

軍一元化，那時省府寄治皖北的阜陽，他奉派出任政務廳長，主管民政、建設及教育事項，積極從事敵後聯絡，為策應國軍反攻作準備，同年八月，日寇投降，他星夜馳赴偽省府所在地的吳縣，代表王主席接收政權，撫慰陷區同胞。一九四六年春，省府遷回鎮江，恢復建制，政務廳改為民政廳，他留任廳長，仍以維護地方秩序，安定閭閻為要務，但因多年奔波，心力交瘁，到上海就醫。而於一九四七年秋辭職返鄉休養，不久，政府辦理國大代表選舉，他受父老擁戴，當選連雲市國民大會代表。

他的夫人丁少蘭，於抗戰前曾在徐州斥資創辦立達女子中學，桃李滿門，抗戰勝利後，當選江蘇省婦女會理事長，旋亦當選婦職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伉儷同列議壇，傳為佳話。

一九四九年大陸易幟，王公瓚夫婦隨國民大會來台，來台後，先總統蔣中正昭示「切實檢討大陸失敗原因」，王公瓚遂以親身經歷，撰成「從政罪言」一文，秉春秋筆法，坦率寫實，廣受各界推崇，亦為部分人不諒，頗有責難，王公瓚閉門明志，養雞維生。

著作流露公忠體國

一九五三年冬，國民大會在台恢復運作，王公璵夫婦雙雙出席，於國大定期會、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憲政研討會中，對國家發展，多有建言。一九七七年赴美考察，歷時兩年半，踏遍美國廿餘州，對美國政治外交、環境衛生、社會福利、財經措施、工商貿易皆有深入的觀察及體認，回國後，撰成「美遊隨筆」一書，公忠體國之情，躍然紙上。以後他又出資輯印「嘉慶海州誌」、「雲臺新誌」、「海州文獻錄」等書，宏揚鄉邦文化，促使後輩了解。

王公璵身體本素健，一九七四年體檢發現肺癌，割治後注意調養，而他又具有堅強的抗癌意志，竟能平復如常達九年之久，一九八三年夏，肺癌復發，高燒不退，於七月十七日病逝，享年八十一歲。身後，親友搜集其生前詩文，都卅萬餘言，輯為「畸園殘稿」一冊付梓。（王善初撰）

興登堡（一八四七—一九三四）

德國陸軍元帥

威瑪共和國總統

出身貴族幼受軍訓

興登堡 (Paul Von Hindenburg)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陸軍元帥，東線指揮官，戰功赫赫。戰後出任威瑪共和國總統，因政治動盪，經濟蕭條，而被希特勒所取代，種下歐洲禍患的根源。

興登堡於一八四七年十月二日生於普魯士的波茲納尼亞 (Poznan)，為純正的日爾曼貴族，傳統上要替普魯士國王服務，其父亦為普魯士軍官，母親出身中產階級家庭。興登堡幼年受過基礎教育後，十一歲開始接受軍官訓練，一八六六年參加普奧七星期戰爭 (Seven Weeks War) 和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 (Franco-German War)，表現英勇，戰功輝煌，是年普魯士國王在凡爾賽加冕為德意志皇帝，興登堡應邀觀禮，此後，他一帆風順，升遷快速，服務德軍參謀本部，負責計劃對俄作戰規劃，受到參謀總長葛里芬的賞識，認為他具有將才，能指揮作戰，於一九一一年把他擢升為少將，遂即光榮退伍，定居漢諾福。

一九一四年德軍第八軍團在東普魯士

遭到挫敗，興登堡奉召出山，出任第八軍團司令，率軍對俄作戰，同年十一月升任東線總司令，在獲致一連串的勝利後，於一九一六年接任德軍總司令，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中的靈魂人物，直到戰爭結束。對德國人而言，他不僅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將領，更是國家英雄。

坦能堡會戰享盛名

興登堡的幕後重要助手就是德國名將魯登道夫 (Erich Ludendorff)，從他任第八軍團司令開始，魯登道夫就是他的參謀長，魯登道夫不但替他謀劃戰略，策制戰術，甚而代他行使統帥權，直接指揮作戰，二人合作無間，興登堡是大智若愚，魯登道夫則是聰明外露，一位德軍參謀軍官形容：「興登堡是受到尊敬，而魯登道夫只受到佩服」。

興登堡的軍功，首推坦能堡 (Tannenberg) 會戰，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坦能堡會戰中，一個俄國軍團被毀，四百門砲和十萬戰俘落入德軍手中。這個勝利是一種奇蹟；十三個師的德軍奉命抵擋大約三十個師的俄軍。興登堡用欺敵的手段，孤立了俄軍的一半，另一半在

發揮效力前也被擊毀了。八月三十日，俄第二軍團被殲滅；九月十四日，俄國第一軍團被逐出東普魯士。一九一五年夏季又被逐出了波蘭，並被困在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的沼澤和草原中。一九一六年，俄軍發動所謂布魯希羅夫攻勢（Brusilov offensive），結果也是失敗。一九一六年秋天，羅馬尼亞投入與俄同盟，結果使該國在一九一七年初被德軍佔領。一九一七年年底，俄軍因國內革命退出戰爭，於是德軍為所欲為，允許俄國境內的烏克蘭人、波羅的海諸國人、立陶宛人、波蘭人——建立民族國家，不過要保持親德態度。所以坦能堡之戰，使興登堡登上榮耀的高峰。

俄軍失策 德軍大勝

其實興登堡在坦能堡會戰中的表現，並非如想像中的精彩，他獲勝靠的是俄軍未發揮全力，俄軍用來對付德軍的卅個師，有些預備師被留了下來，專供要塞防守之用。另外六個師臨時奉命至華沙另組新軍團，所以俄軍第一軍團僅剩一半兵力，而第二軍團的十三個師，由於太重側面掩護，留下四個師，僅有九個師用於會戰，俄軍是假定其騎兵師於東普魯士長驅直入

，但因補給困難，阻礙了俄軍行動。其兵力又非常分散，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六日俄軍第一軍團甫出國境即遭攻擊，但俄軍擊退德軍攻勢，其錯誤的情報指德國四個軍中的兩個軍，正向肯尼斯堡（Königsberg）退卻。八月底，俄第一軍團司令雲侖康夫（Remenkampf）才命令準備圍攻肯尼斯堡，空耗了半個月，另外一個俄國軍團，沙門索諾夫（Samsunov）所率領的第二軍團，則從南面進攻。其接獲的情報也是德軍正在撤退，只留下少數警戒兵力而已。所以他遂決定其軍團的中央和右翼應盡可能迅速前進，而只留下左翼充任側衛。結果，其中央部分（兩個半軍）與一群德軍遭遇，從八月二十四日起展開激戰，但右翼兵力，由於通過地形惡劣地區，已經喪失組織。其中一個軍又被指定在必要時去支援第二軍團。另一個軍又分為兩個部分，在羅曾（Losen）以南的湖沼森林地區中漫步前進。左面的軍又奉命不可超過邊界，只向南保持側衛的位置。如此佈戰只當德軍已在撤退時才有意義。

德國第八軍團的司令普里特維茲（P. P. Prittwitz），進攻來犯的俄國第一軍團，並在八月二十日的弓賓命（Gumbinnen）之戰

中被俄軍擊敗，他驚慌失措，考慮退過維斯杜拉河，並用電話向參謀本部報告說即將完蛋。於是興登堡奉派來接替他，採用了第八軍團參謀人員所早已擬定的作戰計畫，打消了撤退的觀念，大舉反攻。以三個師的兵力，利用鐵路從弓賓命方面向西運輸，攻擊俄第二軍團的左翼。德軍中央兵力抓著俄軍中央兵力不放手。留在弓賓命方面的另外兩個軍則向西南行軍，捕捉俄國第二軍團的右翼。進行坎尼（Cannae）型的包圍戰，結果德軍大獲全勝。

德軍轉敗為勝，在軍事史上算是一項傑作，指揮官興登堡在此役中最令人欣賞的表現，是沉得住氣，攻擊行動適可而止，在東線地區，他很少與俄軍硬拼，而寧採側面迂迴，以避免重大的傷亡。

任威瑪第二任總統

坦能堡會戰後，興登堡受到德國人喝彩，加之他有德皇威廉二世的奧援，而獲授陸軍元帥軍銜，接著於一九一六年出任德軍總司令，魯登道夫仍是他的參謀長，為了尋求早日獲勝，他在大西洋發動毫無限制的潛艇戰，企圖困住英國，迫使其投降，由於德軍潛艇傷及美國船艇，而把美

中軍拖進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英、法、美聯軍，在歐洲對德作戰，結果導致德軍慘敗，但興登堡讓魯登道夫承擔失敗的一切責任。

一次大戰結束，導致德皇威廉二世倒台，德國出現短期的共和政體，由興登堡策劃自比利時及法國撤回德軍，任務完成後，興登堡於一九一九年六月再次自軍職退休，退休後隱居漢諾福（Hanover），不過他未能忘情於國事，不時發表反對共和的意見，儘管如此，他給德國人的印象似乎對團體採用什麼形式沒有偏見。

（九十七）傳人名外中

一九二五年四月，德境威瑪共和國首任總統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病故，他被選為第二任總統，放棄了他君主制的主張。當上總統的興登堡幾乎成了德人的「神」，各地樹起他木製像，德人對他的崇拜甚而超過鐵血宰相俾斯麥。由於地位聲望太高，他可以為所欲為，他支配一切經濟、政治活動，也支配軍事及外交政策，使他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軍事獨裁者。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四年近十年間，他實際上是位國王，德國人不分黨籍、職業，一致愛戴他。可惜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後幾年，協助希特勒當權，於一九三三年一月

三十日，以他的威望和權柄，任命希特勒為德國合法的總理，種下二次世界大戰的禍根。

在總統任內，興登堡受一群人包圍，任內後期有史利舍爾（Schleicher）、巴本（Papen），和他的兒子奧斯卡（Oskar）他。他能事先發現史利舍爾意見的趨向，並且形成和支持他們，由於興登堡以其權威替他們表達意見，莫不皆大歡喜，一致頌揚他的睿智，把他塑造成德國一次大戰後一位偉大的人物。

晚年扶希特勒當權

興登堡曾任命兩任政府，一任以巴潘（Franz Van Papen）為首，巴潘為一名騎兵將領，另一任就是他的親信史利舍爾，兩人均無法獲得納粹（Nazis）的支持，短期執政，即告倒台，希特勒堅持在納粹成為德國大黨後，應由其出任總理，最初他對野心勃勃的希特勒並不信任，所以一直沒有任命其為總理，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希特勒與巴潘達成協議，合組聯合政府，由希特勒任總理，巴潘任副總理，興登堡只好屈從，批准這項任命。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卅日，任命希特勒為總理，當上總理

的希特勒逐漸掌握實權，巴潘後來也完全倒向希特勒，使希特勒如虎添翼，任意施為。這時興登堡對政治厭倦，宣告辭職，而於翌年八月二日病逝，享年八十八歲。（徐華江撰）

王仲裕（一八九一—一九八一）

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第一屆立法委員

與谷正綱交稱莫逆

王仲裕，革命先進，同盟會員，畢生從事黨政工作，矢志報國，不喜做官，以民意代表終身，當過國民參政員、國大代表及第一屆立法委員，與谷正綱昆仲同時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後，致力建國大業，堅毅不拔、與愛國英雄谷正綱志趣相同，結為密友，來往密切。王仲裕故世後，谷正綱曾為文悼念，喻為「患難之友及肝膽相照的革命同志」。

王仲裕，譜名王金綽，字仲裕，別號竹流，後因奔走革命，棄譜名，以字行。山東日照人，一八九一年（民前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生，其先世居江蘇東海，明

代初遷居山東莒縣，再遷日照，遂居於斯。其祖父王靜鶴，為清咸豐辛亥科舉人，任齊河縣訓導，以賑災有功，獎敘知縣，但辭官歸里，具一方人聖。其父王丹宸，光緒丁酉科舉人，王仲裕為其獨子，望子心切，督課甚嚴。

幼年及少年時代，王仲裕隨父親讀書，十七歲時其父捐館，乃奉母命至外地讀書。當時革命風潮瀰漫全國各地，王仲裕服膺三民主義，對國父孫中山先生尤其欽仰，乃獻身革命，與青年同志奔走各地，發展組織，宣揚革命。一九一八年王仲裕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在東京與同盟會諸君子交往密切，加入為會員。是年五月，留日中國學生反對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共同防敵協定」，抗議日本在巴黎和會中欺辱中國代表，組成「留日同學會泣懇救國會」，王仲裕為會中要角，領導同學遊行反日，遭日警壓制，憤而棄學歸國，此次在日的愛國遊行，實為「五四運動」的前驅。王仲裕回國後，雖在中國大學註了冊，但他已無法安心讀書，仍投身反對賣國賊活動。

任平津魯宣傳幹部

一九二二年六月，丁惟汾受任為中國國民黨山東支部部長，但丁氏於在上海創辦「北方週刊」，在北京與張繼共同主持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在山東的時間不多，於是丁氏網羅了一批山東籍的青年入黨，其中包括中國大學畢業的王仲裕，入黨後，王先後任北京執行部宣傳員、宣傳幹事，來往北京、天津、濟南之間，成了丁惟汾的得力助手。

一九二四年，馮玉祥在北京發動「首都革命」，囚禁了賄選產生的總統曹錕，馮玉祥與段祺瑞、張作霖等均電請孫中山北上，共謀國是。

孫中山於十一月四日，決定北上，於十日發表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兩項主張，十二月四日，國父孫中山抵達天津，六日與丁惟汾、張繼、王用賓、李煜瀛等北方同志會商北方政局問題，決定擴大宣傳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十九日，國父委派了三十二位宣傳委員，分赴北方十三省區做宣傳工作，其中派赴山東的四位宣傳員是：王樂平、閻容德、王盡美和王仲裕。

北京學界為推動國父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已組成了國民會議促成會，王仲裕

等均參加籌備，後來奉令返魯後，復分赴各縣區召開民眾大會，擴大宣傳，並組成國民會議促成會各縣分會。王仲裕除在濟南活動外，並曾到博山地區宣傳國父北上意義及其主張。

在國父北上的影響下，山東於一九二四年冬至一九二五年夏的一段期間，出現了「國民黨的初春」，首在各主要縣區建立組織，並召開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並由國民黨人于恩波出任山東省教育廳長，可在山東有計畫的宣揚三民主義，于恩波在教育廳設立「社會教育經理處」專責宣傳黨義，王仲裕被派為黨的連絡人。可惜這一初春，為期不長，在奉系軍閥張宗昌主宰山東後，一切活動都被禁止了。軍閥統治下的山東，視革命黨如毒蛇猛獸，一旦被抓，必死無疑，王仲裕在敵人環伺下，執行黨的宣傳組訓，置生死於腦後。

留學俄京對抗共黨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國父孫中山先生病逝北京，蘇俄為爭取國民黨好感，在莫斯科成立了一所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大學，據王覺源留俄回憶錄，這所大學的俄文招牌，譯出來是「中國勞動大學紀念孫

逸仙」，國人則稱為孫逸仙大學或中山大學。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兩年中，有三、四百名中國學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王仲裕是其中的一位。

據王仲裕自己回憶，他自上海啟程去俄國，係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同行的人，有蔣經國、皮以書、于國楨、夏雲沛、王紹文、高晶齋、劉子班、路孟凡、王姓林等多位，由於當時尚是聯俄容共時代，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學生，有國民黨員，也有共產黨員。但由於兩黨革命理論和策略不同，兩黨學生自然發生爭辯。中國國民黨設有莫斯科支部，共產黨也有個旅莫支部；共產黨支部的任務，在千方百計爭取與赤化國民黨員，國民黨支部則堅持國民革命的理論與政策，處處防範共黨分子破壞。國民黨支部的組織部長就是王仲裕，王因此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內反共國民黨人的核心人物。他曾公開責斥托洛斯基在國父逝世追悼會上詆毀國父為「烏托邦主義者」的謬論，並屢偕同志等於午夜大雪紛飛中集會於山野森林間，密謀應付共黨之計，俄人雖嫉之而莫可如何。在反共的國民黨學生中，王仲裕與谷正綱、皮以書尤為接近。

冒險北京發展黨務

一九二六年冬，王仲裕由莫斯科回國，先至廣州，適值國民革命軍展開北伐，需才孔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於是年十一月六日召開第十八次中央執委會，決定設置天津交通局，由王仲裕出任主任聯絡革命志士，呼應北伐。為執行任務，王仲裕經常往返於漢口、南昌、九江、南京間，又北赴奉天、吉林、黑龍江、察哈爾、海拉爾各地，策動青年、農工及軍警，信仰三民主義，參加國民革命；華北各省，莫不知有其人。

一九二七年三月革命軍光復南京。那時王仲裕再自東北返至北京，奉丁惟汾之命，穩定北京同志。

此時，革命軍聲勢大振，三路北進，第一路軍在何應欽指揮下，克揚州，取徐淮，直指北京。六月，王仲裕隨北伐軍在山東活動，動員組織，支援北伐。不久，中央以他熟悉北方情勢，改派為北京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及清黨委員兼工人部部長，先行潛赴北京活動，策動北方民眾影響北伐。此時，日軍突出兵山東，徐州重陷敵手，八月，武漢分裂，蔣中正總司令為

促成寧漢合作，宣布下野，領導無人，孫傳芳反撲南京，遂有「龍潭之役」，在此險惡環境中，王仲裕艱苦奮鬥，穩住平津工農大眾。

日軍拘捕不畏不懼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中正總司令復職，繼續北伐，避開日軍阻撓，於六月光復北京。當北京奉軍尚未完全撤退時，王仲裕即領導北京市黨部全體同志，於北京城內外高懸青天白日旗幟，以待北伐軍之入城。一時人心鼓舞，情勢急轉直下，其英勇豪邁，為國人一致敬佩。全國統一後，王仲裕調任平津黨務指導員，策劃平津兩特別市的黨務發展；平津一帶，雖受日軍威脅，環境特殊但黨務仍能蒸蒸日上，同年七月十四日，他由泰安接洽黨務後返天津，途經濟南，當時濟南於「五三慘案」後已由日軍佔領，他因攜帶的工作表冊為日軍搜出而被捕，被羈押在濟南商埠的日本憲兵隊，由二名叫西田正人與田上八郎的日軍步兵大尉審訊，極盡恐嚇戲謔之能事。王仲裕卻鎮靜如常，坦然承認為國民黨員，顯出威武不屈的精神，並向日人宣傳國民黨的主張，勸西田正人參加中國

國民黨，王仲裕這段感人的經歷，「山東革命黨史稿」有專節記載，引錄數段：

七月十四日午後四時許，引王仲裕至南院第一審問處，訊者一為田上八郎，一為日本軍官陸軍步兵大尉西田正人。頗露帝國主義小軍閥態度。王仲裕憤甚，答以：余係北京中國大學學生，中國國民黨黨員，在北平工作甚久。未多訊，言辭衝突，為日人押王仲裕至東魯中學專用拘留華房地，以繩縛王仲裕兩手，禁閉於第一拘留室。

十七日午前，有略通中語之日人，招仲裕至後院第一審問處，兩日兵荷槍隨，審者二人，一為日陸軍步兵大尉田上八郎，一為西田正人，訊三小時，後每日一、二次，共九次。西田逐次記錄，名『支那學生之時局談』，所訊為主張裁兵，華府會議歸還青島，對德宣戰，二十一條（此問題仲裕提出），如何廢除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如何解釋，日本出兵山東引起經濟（絕交此問題仲裕提出）諸問題，仲裕一一根據本黨主張答覆，並勸勿恃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援助土匪軍閥，摧殘民眾，置世界公理於不顧，引起華人絕大反感，談話衝突使西田不能答，田上即獻意反質

，評仲裕太理想云。

一日，西田云：中國排斥日貨行為太不光明，仲裕曰：是為經濟絕交，為抵抗帝國主義武力壓迫極光明辦法，西田曰：日本出兵是沒辦法；仲裕曰：經濟絕交亦非得已，田上與書記均奇訝，旋相顧而笑。

二十三日午前，又審訊數時，西田云：所談問題，大略已舉，可作結論，請歸納子之主張，仲裕答：①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合法的外交手續在國際取得最優等地位。②對內建設廉潔政府，剷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普及教育，發展實業，整理交通。西田問：此是否中國大多數青年意思；仲裕曰：非但青年，實全國老百姓意思。仲裕又提出要求條件：①日本若認余有特殊危險行動，速宜罪狀，執行槍決；②如認有重大嫌疑，即公布判決拘押期；③無以上諸項，即速開釋勿久扣留；④我是學生，又為中國國民黨黨員，往來光明，既用兵隊監視，何必網縛？西田曰：汝勿著急，須請命長官，保無危險。仲裕曰：余國民黨也，不畏難，不怕死，因汝謂將從速解決，道及此耳。西田與田上微語，磋商去縛，通知守者特別待遇。

二十四日又一度詢問。西田訊仲裕筆記冊上朋友姓名通訊處，一一答之。又問是否到泰安去聯絡宣傳，或赴南京？仲裕曰：宣傳是國民黨員天職，任至何地，不能停止。君如信仰三民主義，我即介紹入中國國民黨。西田云：子為學生，言不負責；余，日官吏也，現不能語此，後有機會再商可也。

王仲裕被押十七天，由國民政府向日方交涉獲釋，恢復自由，回到南京後，政府嘉其忠勇，派赴日本深造，這次赴日，不但完成早稻田大學的學業，還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習軍事，年逾四十，猶進修學習不輟，堪為典範。

任參政員連任四屆

抗戰全面展開後，王仲裕目睹敵後方青年失學失所，不堪其苦，乃奔走各地，輔導魯省學生，經由我敵後工作站，輾轉送至後方升學；西安軍分校魯籍學生多由他協助而出。嗣奉派任山東省政府委員，兼國防最高委員會魯蘇戰區黨政分會委員。當時山東省政府播遷至臨朐縣的山區，他為督導政務，宣達政令，經常出入於敵騎縱橫地區，又曾間關萬里，往來山東省

府與重慶之間，負責聯絡協調重任，雖疾病疲憊而不稍易其志，旋復兼山東省黨政軍幹部訓練團教育長，於敵後調訓各縣市、各專員區佐理工作人員，厚植抗戰專才。

一九三八年秋，國民參政會成立，王仲裕被遴選為參政員，為戰時民意機構的一員，參政會共歷四屆，他連任了四屆，會中他不多言，每言必展露其堅定、剛直、坦誠、樸實的態度，聽者無不動容。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王仲裕先膺選制憲國大代表，參與制憲工作。一九四七年當選山東省第三區第一屆立法委員，一九四九年大陸易權，王仲裕隨家隨立法院來台，爾後屹立議壇卅餘年，依時出席會議，對內政、教育諸要案每多建言，尤其對軍事教育及平均地權的主張，極盡心力，為歷屆政府首長所欽仰。

議事之餘，王仲裕致力編纂「山東省黨史史料」，出資印行，分贈國內外圖書館及友朋。又為丁惟汾治墓道刊碑記、編遺集，頌揚前賢，不遺餘力。

晚年學道不近肉食

晚年，王仲裕潛心學道，不近肉食，

日以紅棗薏米蔬果果腹，顯得神清氣爽，身體康健，不料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如廁一坐不起，享年九十有一。

王仲裕原配丁夫人，育子女各一，後病逝，復於一九二九年與潘敬修女士結婚，育有一女，鴻案相莊五十餘年，鶼鶼情深，潘夫人畢業於上海文治大學，婚後曾陪他赴日就讀。王仲裕與原配所生子女，長女王玉芬，畢業醫專，子王玉京清華大學畢業，習航空工程，曾留學英美，但均陷大陸，在台僅次女王玉琦隨侍，曾留美堪薩斯大學，已婚，與夫婿居美國。（王澤遠撰）

約翰嘉菲德（一九一三—一九五二）

好萊塢電影演員

舞台劇演員

悲慘童年戲謔個性

約翰嘉菲德（John Garfield），一九一三年三月四日生於紐約州紐約市，一九五二年三月廿一日卒於紐約州紐約市，得年三十九，生平演出百老匯舞臺劇十六齣、

電影三十一部。

約翰嘉菲德原來的姓名叫做雅各嘉菲可，他家裡還有另外一個孩子——他的弟弟麥克斯嘉菲可，他的雙親——大衛嘉菲可和漢娜嘉菲可——都是第一代美國猶太人的後裔，他們以務農為業，住在紐約市東部的低階層社區。約翰的朋友後來都叫他朱力，而且一直到他逝世都如此稱呼他，他的弟弟麥克斯，比他小五歲，朋友們都叫他麥克。

約翰嘉菲德在七歲的時候，他母親就去逝了，他母親在去逝之前並沒有教給他如何去保護自己，因為他比一般的小孩都聰明得多。他母親在世的時候常常喜歡唱一些逗趣的歌給他聽，或許是這個原因養成了他戲謔的個性，日後他所扮演的角色也多半具有如此的性格。約翰嘉菲德有一句話——「一輩子都不時掛在嘴邊講——我媽媽在我七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沒有媽媽可以照顧我，我不必定時飲食，可以晚上不回家，也可以跑得遠遠的，我經常都是這樣。」約翰的父親大衛嘉菲可一直潦倒窮困，身無長物，他也不知該如何去處置他的兩個孩子，所以約翰嘉菲德和他弟弟兩人的童年是很悲慘的。

出身陋巷家世寒微

約翰嘉菲德似乎從來不曉得家的可貴，他從小就是個街頭的浪童，但他很能照顧自己，他學會了怎樣打架，他整天和朋友在外成群結黨的廝混，同那些狐群狗黨在一起使他得到了一些家裡所得不到的東西。他總是有各種辦法使自己活得自在又快樂，雖然他出身陋巷，而且家世寒微，但他從來都不在乎，約翰嘉菲德跟著親戚在布朗區、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住了幾年，直到他十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和一個名叫狄娜寇汗的女人結婚了，這時他才又回到父親的身邊。

校長感化走向正途

約翰嘉菲德一向活躍好動，身體很好，但在十二歲的時候患了一次猩紅熱，這次的病使他的心臟受到了永久性的損傷，從此他雖是依然活躍好動，但比起從前總是要慢一些了。他一向喜歡逃學，病了一次以後，就益發變本加厲，他在學校被列為問題兒童，但很幸運地，他遇到了他的校長安基羅派特瑞博士，派特瑞博士創始了一套特殊的教育方法，專門教導一些天

資穎異而乏人照顧的孩子或是類似的問題兒童，派特瑞博士感化了他，給了他許多照顧，使他走向正途。他有個叔叔住在布朗區，家裡離一所學校很近，於是他叔叔把他接去同住，好使他可以就近便於上學。這所學校裡有個名叫瑪格麗奧萊恩的女老師對他特別愛護，約翰嘉菲德有些口吃，起初瑪格麗奧萊恩一心在校正他的口吃，後來發現了他外向且又自信的個性，便鼓勵他去學戲劇。大聲講話和大聲背誦治癒了他的口吃，但表演卻成了他終身所做的事情。

恩人再度伸出援手

一九二八年約翰嘉菲德回到家裡與他的父親和繼母同住，同年派特瑞博士為他爭取到「赫克斯金戲劇基金會」的獎學金，讓他到「羅斯福高中」去讀書。約翰嘉菲德在演完「仲夏夜之夢」之後，有個叫班艾美的演員發現了他的才華，推薦他到「美國實驗學校」去，並遊說他如此方能一展長才。他接受了班艾美的勸告，在「羅斯福高中」唸到高二就輟學了，然那時他根本沒錢可進「美國實驗學校」，他的父親對他想做的事情頗不諒解，而且拒絕

給他任何財務支持，幸好派特瑞博士再度幫助他，借給了他一筆錢，讓他可以去註冊。約翰嘉菲德終於進了這所學校，他每晚回家睡覺，白天上課，並在服裝部打工，晚上他還自願留下來，替一些明星們做點雜事，為的只要和他們在一起，他認識了劇作家克里夫奧迪特，奧迪特告訴他必須把名字改一改，最後倒是奧迪特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一個字母，變成了克里夫蘇迪特。一九二九年約翰嘉菲德上台演出一部劇院公會製作的「駱駝過針眼」，他在這部戲裡把台詞給背錯了，結果風頭給另外一個演員克勞德萊恩佔盡。事實上他早期所受的訓練和演出的機會，是一些年輕演員夢寐以求的，劇院公會為他製作，實驗學校並教給了他一套「史坦尼斯拉夫表演逼真法」，這種方法後來變成了一種常被電影界所採用的表演法，他又有機會和一些明星，如史黛拉艾德勒、摩里斯卡諾夫斯基、李史崔斯伯和劇作家克里夫奧迪特等人密切來往，這些人後來都成了大明星、大人物。

不喜唸書但具才華

後來他在「嘉林市立劇院」與一些要

人一起工作，他富於藝術才華的一面都讓這些要人們看見了，但另一方面——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一面——也顯示了出來，他的表現可使人感覺得到——他沒唸過多少書。因為他一向就不喜歡唸書，所以每當這些要人談論到一些較具智慧和思想的事情時，他總是儘量避開，從此這種自卑感終身都縈繞著他，約翰嘉菲德買了很多書擺在家裡，幾乎把整個屋子都塞滿了，但自己卻沒去讀，倒是他的太太羅貝塔幾乎把這些書都逐一看遍，羅貝塔和他結婚的時候還很年輕，後來大家都叫她羅比。其後約翰嘉菲德在好萊塢因為工作的關係常與一些作家作密切的接觸交談，這些作家都是很有學問也很有智慧的，此時他這方面的缺點又再度顯露了出來，並且有時還鬧出笑話。人們或許可以想像他在這方面的缺點應該不致造成太大的遺憾，因為他一直很受異性的崇拜，事實上也沒有錯，他在這方面的自卑感，從性的方面得到了補償，他的妻子羅貝塔對這點也還能容忍，因為她能諒解他，知道他需要這麼做才能維持心理的平衡。

「律師」一劇一炮而紅

回溯一九三二年他在「失落的男兒」一劇中擔任臨時演員，這使他賺進了一筆錢，並建立了舞台上的聲名，不久他與奧圖克魯吉演出一部「芝加哥戲劇公司」製作的「律師」，這齣舞台劇使他一炮而紅，這時他才十九歲。後來他到了紐約，因為接替一個生病的演員而與保羅慕尼對手演出，隨後他與慕尼至各地巡迴表演，接著又回到百老匯舞台，再度造成高潮。此刻他的父親才終算是認識了他的才能，因為他一個晚上賺的錢比他父親一個月所賺的錢還要多，當時「環球影業公司」曾邀請他拍片，但因為一個名叫艾墨萊斯的劇作家兼導演的勸告，他拒絕了「環球影業公司」。

他在一九三一年參加了一個新組成的宗會，作為一個外圍分子，那時他才十八歲，這個宗會由雪烏安德遜領導，參加的都是些戲劇圈的人，他們崇尚自由的思想、自由的生活，主張超越時間，這些人親密和樂的相處在一起，他們公開自己的政治觀點，反對種族主義和一切宗教以及靈冥，但要求每個分子對他們所提倡的主義必須絕對忠誠，約翰嘉菲德在二十二歲的時候，已經成了這個宗會的資深分子，這

使他再度感到學識方面的缺乏。

「醒來歌唱」舉世風靡

一九三五年他主演的舞台劇「醒來歌唱」造成了他演藝生涯的重大突破，這齣舞台劇幾乎使得舉世為之風靡。他所參加的宗會也開始帶給了他壓力，他們要利用他的影響力來提倡宗會的政治觀點，有時他的演出也要受到宗會的約束，一九三七年他在百老匯演出的「歡樂時光」就是沒有得到宗會的擁護的，不久他曾為了宗會的緣故再度拒絕了的好萊塢演出電影的機會。後來克里夫奧特為他寫了一齣「金男兒」，計劃在百老匯演出，這一劇原應由他出任主角，但因為導演路瑟亞德勒的安排，而讓喬巴納派特作了主角，約翰嘉菲德作配角，飾演喬巴納派特的弟弟，這件事不但讓他大感失意，而且一直耿耿於懷，最後他終於和「華納兄弟電影公司」簽了約，開始進軍好萊塢。

成功背後另有隱憂

約翰嘉菲德先是隻身前往好萊塢，後來他的妻子羅比才自紐約搬來與他相聚，一九三八年他們的女兒凱撒琳出世了，這

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這時他已是電影明星，而且日進斗金。他因芬尼赫斯導演，與普里西拉賴合演的一部「四千金」(Four Daughters)而在電影界聲名大噪，隨後自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六年所主演的幾部電影如「薄煎餅」(Tortilla Flat)、「海軍的驕傲」(Pride of the Marines)、「蕩婦怨」(港譯：慾火焚身) (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以及一九四七年他與鮑伯羅勃自資組立電影公司所拍的「出賣靈肉的人」(Body and Soul)和「君子協定」(Gentleman's Agreement)都獲得了傳奇般的成功。這時他的家庭也與他的事業同時成長，一九四三年他的兒子大衛派頓誕生，一九四七年他們又有了一個女兒，取名叫茱麗亞羅貝塔。這段期間他在銀幕上雖是甚為成功，但在銀幕以外，他有數計不清的雜交，婚姻也瀕臨破裂，又因為拒演較差的電影而被華納公司屢次扣發薪水，一九四七年他遭遇了一個悲劇性的損失——他的女兒凱撒琳去世了。

一九四八年他帶著妻子兒女回到紐約，第二年在百老匯再度上台演出由克里夫奧迪特所寫的「大刀闊斧」，雖然輿論界對他並沒有不利的批評，然觀眾對他的舞

台劇已沒有什麼興趣，而依然熱愛他的電影，三個月以後，他停演了舞台劇，再度回到好萊塢，並重新專心一致的獻身電影。有一回他在打完了網球之後不支倒地，經診斷為心肌變型，醫生開的處方是——「從今以後永遠不得勞累」，而且每天得服用許多難以下嚥的藥丸，但是歡樂戲謔、辛勤工作、抽煙又喝酒的約翰嘉菲德拒絕了醫生給他的勸告。

為糊塗仗付出代價

「對他的影響已開始傷害他的演藝生涯，他作好了一切準備，要證明他是被牽連、被欺騙的，並準備坦述他與那些聰明的黨夥在過去幾年所做的事情。事實上約翰嘉菲德是錯在為了要使人認為他是一個有思想有智慧的人而加入這個政黨組織，有些地方他不懂卻又裝懂，他終於要為這一場糊塗仗而付出代價了。」

約翰嘉菲德是第一個慰勞二次世界大戰美軍的電影明星，他與彼特戴維斯在軍中著名的「好萊塢肯丁會」努力工作，由於他對他所提倡的主義缺乏真正的了解，結果受到了「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一九四五年正式成立之調查顛覆活動的委員會)的調查審議，有些人說他在受到調查之前就毀掉了許多證據，有人說他背叛了朋友，也有人說他對朋友是忠誠的，但也另有人說他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在政治上的意味，因為他根本就不了解他所擁護的主義具有的真正意義為何。然無論如何，約翰嘉菲德一心只想洗脫他被控訴的「赤色」的罪名，「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

他因幼年喪母而學到了一招——「保護自己」，現在他要把握這一招拿出來了，他決心不讓自己被趕出電影圈，也決心不讓自己遭受到禁演，為了要能影響自由派黨員和報界以及企業界的調停，在一次出庭之後，他與「展望雜誌」作好了安排，要作一次全盤托出的供述。

命喪於惠特尼公寓

不久他搬出了自己的家，而住在「渥衛克旅館」的一間套房裡，他是否和他的妻子羅比已經分手，眾說紛紛，莫衷一是，局外人更不得而知，但他的最後一晚是與女演員愛麗絲惠特尼一起渡過的，這點卻是事實。有天嘉菲德與惠特尼小姐吃完了晚飯後，兩人就在她住宅附近的「葛拉姆斯公園」溜達了一番，隨後嘉菲德說他

不久他搬出了自己的家，而住在「渥衛克旅館」的一間套房裡，他是否和他的妻子羅比已經分手，眾說紛紛，莫衷一是，局外人更不得而知，但他的最後一晚是與女演員愛麗絲惠特尼一起渡過的，這點卻是事實。有天嘉菲德與惠特尼小姐吃完了晚飯後，兩人就在她住宅附近的「葛拉姆斯公園」溜達了一番，隨後嘉菲德說他

感到身體不舒服，惠特尼把他帶回自己的公寓，並安置他上床，第二天早上當惠特尼她想把他叫醒時，卻發覺他已經長眠不起了，「展望雜誌」想要刊行他全盤托出的供述，然為時已晚。

紐約的街道上再度湧起成千上萬的人潮，為了睜睹嘉菲德的最後一幕，到處車水馬龍，途為之塞，最後經由「河濱紀念公園」的安排，他被埋葬在紐約希望山的「西徹斯特山公墓」。

約翰嘉菲德，這個街頭的浪童，他在政治上的偏差，他自己可能知道，也可能並不知道，他自困苦中長大，對於他的死，作家賴利史文德作了如此的描述：「無論是在舞台上或銀幕上，他對美國的演員來講，都是一個先知先覺的人，但他自己並不知道這點。他是個模範的典型，也是個戲謔的典型，他是第一個叛徒，約翰嘉菲德，一個不具有英雄氣質的人，他畢生想要反叛這個世界，但最後他並沒有成功。」當這個叛徒死了不到一年，另外一個叛徒又到紐約來了，這個人就是——詹姆斯狄恩。（註：詹姆斯狄恩小傳刊於本誌四〇八期第八十二頁）（徐步台撰參採徐步台著「藝海流星」）

專門報導兩岸京劇訊息一份高水準的藝文報

弘報六大特點：

- 一、紙張潔白強韌
- 二、兩版彩色版面
- 三、照片鮮艷美麗
- 四、內容豐富確實
- 五、名家執筆撰稿
- 六、訊息報導快捷

全年報費壹仟伍佰元正，共五十二期

國外訂戶一律美金七十元（航空寄報）

歡迎訂閱，劃撥帳號：一九五五三七〇二——弘報出版社

社址：台北市永吉路二二三號

總管理處：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一二八號五樓之二

服務專線：(〇二)二二三三二五五一

日夜服務電話：(〇二)二六三三五二六一

傳真：(〇二)二三三三九〇三三〇·二六三二七五三四